

奇情悬疑推理

三毛 主编

啤酒谋杀案

张艾茜 译 华文出版社



(英)阿嘉莎·

4
说精粹

三毛 主编

啤酒谋杀案

(英) 阿嘉莎·克莉丝蒂 著
张 艾 茜 译

丁 八 山 版 社

(京) 新登字 064 号

责任编辑：刘万朗 徐顺生

封面设计：冯光美

版式设计：晨 风

啤酒谋杀案

(英) 阿嘉莎·克莉丝蒂 著

华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中央党校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 字数：165 千字

1993 年 8 月第 1 版 199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7—5075—0230—9/I·71 定价：4.60 元

出版缘起

三毛

我热爱阿嘉莎·克莉丝蒂(Agatha Christie)所有的作品及她个人传奇性的一生。

直到现在，她所创作的一系列奇情故事，仍是除了圣经之外在世上印销最多的书籍。

当阿嘉莎的著作之一《东方快车谋杀案》被拍摄成电影在英国首映时，英女王伊莉莎白请问她：“您的作品我大半都看过，只是这一部的结局却是忘了，能否请您告诉我凶手究竟是谁呢？”

阿嘉莎回答说：“不巧，我也忘了呢！”

有关她作品的曲折情节、悬疑布局和出人意外的结尾，正如阿嘉莎自己所表明态度一样，贵如女王，亦是不能事先透露一丝一毫的，不然便失去故事的症结所在及精华了。

阿嘉莎的作品，每一部都是今日世纪的迷宫，无论男女老少，一旦进入她的世界，必然无法抗拒地被那份巨大而神秘的力量所牵引，在里面做上千场以上华丽辉煌的迷藏，乐而忘返。

我极乐意将这位伟大奇情作家的全套书籍介绍给读者。这位风靡了全世界数十年的杰出女性，在任何地方都已得到了一致的欣赏、崇拜与最高的尊敬，而在这里，她的作品迟

迟没有出版，实是爱书人极大的损失与遗憾。以出版令人着迷的金庸武侠小说、倪匡科幻小说、诺贝尔文学奖全集及一系列经典名著驰名的远景出版公司有计划地出版阿嘉莎·克莉丝蒂小说全集，正好弥补了这项缺憾，也是出版界的一件盛事。

有关这一系列令人目眩神迷奇书的灿烂与美丽，在于读者亲身的投入和参与，太多的文字介绍，便失去它隐藏着的玄机了。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日

楔 子

卡拉·李马倩

赫邱里·白罗用欣赏的眼光有趣地打量着刚被引进他办公室的这位小姐。

她写给他的信，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只要求见他一面，没提任何别的事。信很简短，语气也很认真，唯有坚毅有力的字迹，可以看出这位卡拉·李马倩是个年轻活泼的女性。

现在，他终于见到她本人了——高挑、苗条，二十出头。她是那种任何人都会忍不住多看一眼的女人，身上穿的衣服很昂贵，剪裁也很合宜。她的眉生得相当方正，鼻梁挺直而有个性，下巴坚毅果决。不过最引人注意的，不是她的美，而是她的活泼生动。

她还没来之前，赫邱里·白罗觉得自己死气沉沉、毫无生气，可是现在却仿佛年轻了不少，又充满了活力和干劲！

他上前迎向她，同时发觉她深灰色的眸子正紧紧盯着他打量，像要仔细地秤秤他到底有多少分量似的。

她坐下来，接过他递过来的烟，点着之后，抽了一、两分钟，仍然用那种热切、若有所思的眼光看着他。

白罗温和地说：

“不错，你要先拿定主意，对不对？”

她说：“对不起，我不大懂你的意思。”

她的声音很迷人，带着一种令人愉快而略显沙哑的语音。

“你正在想，我到底是江湖郎中，还是你所需要的人，不是吗？”

她微微一笑，说：

“不错——差不多。你知道，白罗先生，你——和我想象中不大一样。”

“而且也比你想得老，对不对？”

“是的，”她迟疑了一下，又说：“我是实话实说，我需要——一定要——选最好的人。”

“放心！”赫邱里·白罗说：“我就是最好的人选！”

卡拉说：“你这个人并不谦虚……不过，我还是相信你的话。”

白罗平静地说：

“你知道，一个人不一定要身强力壮。我用不着弯下身量脚印、捡烟蒂，或者查看草梗，只要坐下来动脑筋想，就是这玩意儿”——他指指自己蛋形的头——“发挥了最大的功用。”

卡拉·李马倩说：“我知道，所以我才来找你。我要让你做一件非常难让人相信的事！”

“那倒很有意思。”赫邱里·白罗说，同时用鼓励的眼光看着她。

卡拉·李马倩深深吸一口气。

“我的名字，”她说，“不叫卡拉，叫做凯若琳，和我母亲的名字一样，”她顿一顿，又说：“虽然我目前姓李马倩，其实，我真正的姓应该是柯雷尔。”

赫邱里·白罗困惑地皱了一会儿眉，喃喃道：“柯雷尔——我好像记得……”

她说：

“先父是个画家——相当有名，有人说他是个了不起的画家，我也的确相信。”

赫邱里·白罗说：“安雅·柯雷尔？”

“是的，”她顿了顿，“先母凯若琳·柯雷尔因为谋杀他的罪名而受审。”

“啊——哈，”赫邱里·白罗说，“我现在想起来了——不过印象不深，因为当时我正在国外，而且又隔了那么久。”

“十六年了。”她说。

此刻，她的脸色已经非常苍白，两眼仿佛两簇燃烧的火炬。

她说：

“你知道吗？她受了审判，也被判了刑——不过没被吊死，因为法官认为她情有可原，所以判了无期徒刑。可是一年之后她就死了。你知道吗？一切都过去了——完了……”

白罗平静地说：“那你现在打算怎么样？”

这个叫卡拉·李马倩的女孩紧握着双手，缓慢啜嚅，但却带着一种奇怪而又坚定的口气说：

“你一定要完全了解这一切经过。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只有五岁左右，对这件事一点都不了解。当然，我还记得家父和家母，也记得我突然离开家里，被带到乡下去。我记得那儿有很多猪，还有一位和气的胖农妇——每个人都对我很好，我更记得清清楚楚，每个人都用一种近乎狡猾的奇怪眼光看我，真有点可笑。当然，我像所有小孩一样，知道一定有什么事不对劲，可是却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

“后来，坐了好多天船，最后到了加拿大，赛门叔叔接我回去，我就跟他和露惹丝婶婶一起住在蒙特利尔。每次我问到妈和爸的事，他们就说他们很快就会来看我。渐渐地，虽

然没有人告诉我，我仿佛也知道爸、妈都死了。那时候，我也不再去想他们了，只是快乐地过日子。赛门叔叔和露惹丝婶婶对我非常好，我也上学校，交了很多朋友，完全忘了我除了李马倩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姓。露惹丝婶婶告诉我，我在加拿大就用这个姓，当时我也觉得很合理——那只是我在加拿大的姓，不过我说过，后来我根本就忘了我还有另外一个姓。”

她猛然抬起挑衅的下巴，说：

“看看我，要是你在路上看到我，一定会想，那个女孩真是得天独厚，无忧无虑！我很有钱，身体很好，也长得很好看，应该可以好好享受生命。我二十岁的时候，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绝对不愿意跟任何其他女孩子交换地位。

“可是，我已经对我的父母产生了疑问，我的父母是谁？他们在哪里？做些什么事？我一定要查出来……

“最后，他们在我二十一岁的时候，把真相告诉了我。一方面是因为我继承了属于自己的财产，一方面是由于那封信的缘故——家母临死前留给我的那封信。”

她的表情变得暗淡起来，两眼不再像两簇明亮的火炬，而是两池黑暗幽深的湖水。

她说：

“那时候，我才了解事实，知道家母犯了谋杀罪——真是可怕。”

她停了一会儿，又说：

“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我订了婚，就快结婚了，他们要我等二十一岁之后再结婚。等我知道这件事之后，才明白是为了什么。”

白罗动了动身子，第一次开口道：

“你未婚夫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约翰？他不在乎。他说那对他没什么影响，他和我，还是约翰跟卡拉，没什么改变，事情早就过去很久了。”

她俯身向前。

“我们的婚约仍然存在，可是你知道，事实上的确有影响，不但对我有影响，对约翰也一样……不是往事会改变，而是未来。”她握紧了拳头，“我们两个人都想要孩子，也不希望成天忧心忡忡地看着自己的孩子长大。”

白罗说：

“难道你不知道，每个人的祖先都曾经有过粗暴的行为吗？”

“你不懂，你的话当然没错，问题是不一定每个人都知道，而我们却知道，而且时间隔得很近。有时候——我发现约翰就那么静静地看着我，虽然只是短短的一瞥，可是——万一我们结婚之后吵架，我发现他用那种眼光看我，而且——”

赫邱里·白罗说：“令尊是怎么死的？”

卡拉用清晰肯定的声音说：

“被毒死的。”

赫邱里·白罗说：“我懂了。”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

接着，她又用冷静、实际的声音说：

“感谢老天，你很理智，知道这件事的确有影响，不会像别人那样，用不着边际的话来安慰我。”

“这一点我非常了解，”赫邱里·白罗说：“可是我不懂，你为什么会找上我？”

卡拉·李马倩简单地说：

“我想嫁给约翰，真心真意地想嫁给他！而且至少要替他生两男两女。我要你帮我实现这个愿望！”

“你是说，你要我跟你未婚夫谈谈？不，应该不是这么回事！你指的一定另有其事，告诉我，你打算怎么做？”

“你听着，白罗先生，我要聘你调查一件谋杀案！”

“你是说……？”

“不错，谋杀案！不管它发生在昨天还是十六年前，它毫无疑问地是件谋杀案……”

“可是，小姐……”

“等一等，白罗先生，我的话还没说完，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喔？”

“先母是无辜的。”卡拉·李马倩说。

白罗揉揉鼻子，喃喃道：

“当然——我了解……”

“不，我不是感情用事。她临死之前留了一封信给我，要他们在我二十一岁的时候交给我。她留下那封信只有一个原因——要我相信她，她没做那件事——她是无辜的。她要我有百分之百的信心，相信她是无辜的。”

赫邱里·白罗若有所思地看着眼前这张热切凝视着他的年轻生动的脸庞。

他缓缓地说：

“善意的谎言。”

卡拉微微一笑道：

“不，妈不是那种人！你认为她也许不想让我伤心，所以才说谎？”她热切地俯身向前，又说：“白罗先生，小孩子

对某些事情已经非常了解。我还记得家母——我对她的印象当然不完整，可是我非常了解她的为人。她不会说谎——不会为了善意而说谎，要是有什么事会伤害你，她一定实话实说，譬如看牙医会痛等等。她本性就喜欢说实话。我并不——我想，我并不特别喜欢她——可是我相信她。我现在还是相信她！要是她说她没有杀先父，就一定没杀他！她那种人绝不会在临死前还郑重其事地撒个谎。”

赫邱里·白罗缓缓地，几乎有点不情愿地点点头。

卡拉·李马倩又说：

“所以，我嫁给约翰一点都没关系，我知道这一点，可是他不知道啊！他以为我当然会觉得先母是无辜的。白罗先生，我一定要澄清这件事，这个工作就交给你了！”

赫邱里·白罗缓缓地说：

“就算你说的是真的，小姐，可是事情已经过去十六年了啊！”

卡拉·李马倩说：“喔！事情当然不好办！而且只有你才办得到！”

赫邱里·白罗轻轻眨眨眼，说：

“你对我的评价很高——嗯？”

卡拉说：

“我以前就听过你的大名，知道你办过很多了不起的案子，也知道你办案的方法跟别人不同。你最有兴趣的是犯罪心理，不是吗？犯罪心理是不会因为时间而改变的。有形的东西都消失了——烟蒂、脚印等等，恐怕你再也找不到了，可是你可以再调查事情经过，并且跟当时在场的人谈谈——那些人现在全都活着，然后——就像你刚才说的，你可以靠在椅子上，好好想一想。就会明白事情的真相了……”

赫邱里·白罗站起来，一只手摸摸胡须说：

“小姐，我觉得非常荣幸。我会证明给你看，你的眼光没错。这件谋杀案我接下了，我会调查十六年前的经过，找出事情的真相。”

卡拉站起来，两眼闪耀着光芒，可是她只说：

“很好。”

赫邱里·白罗摇摇食指，说：

“等一等，我说要查出事情的真相，可是你知道，我没有任何先入为主的观念，也不能接纳你保证令堂无罪的信心，万一，她真的是凶手——怎么办呢？”

卡拉勇敢地一扬头，说：

“我是她的女儿，我必须知道事实！”

赫邱里·白罗说：

“好，一言为定。”

第一部

第一章 被告律师的话

“我记不记得柯雷尔的案子？”蒙太·狄普利奇爵士说：“当然记得，记得清楚得很。她是个非常迷人的女人，可是心理不大平衡，缺乏自制力。”

他斜着眼看看白罗。

“你问这个干啥！”

“我很有兴趣。”

“你真不够老练，老弟，”狄普利奇说，同时露出他那著名的使证人闻风丧胆的“狼之笑”，“你知道，那个案子我办得并不成功，没让她无罪开脱。”

“我知道。”

蒙太爵士耸耸肩，说：

“当然，我当时没现在这么多经验，不过我也尽了一切力量。可是要是得不到合作，实在做不了事。我们总算只让她判了无期徒刑。很多有地位人士的太太和母亲都很同情她，替她请愿。”

他靠在椅背上，伸出一双长腿，脸上露出公正、评判的神色。

“你知道，要是她用刀或者枪杀了他，我一定会尽力为她争取过失杀人的罪名，好减轻刑罚，可是下毒，这可变不

出什么花样，非常难处理——非常难！”

“抗辩的理由是什么呢？”赫邱里·白罗问。

其实他早就从报社的档案知道了，可是他发现在蒙太爵士面前装作毫不知情，不会有什么坏处。

“喔，是自杀。只有这个理由勉强可以抗辩，可是并不成功，柯雷尔根本不是那种人！我想，你大概从来没见过他吧？没有？喔，他是很活跃的家伙，大情圣，啤酒也能喝得很……反正对追求肉体的享受从不落在人后。陪审团不会相信这种人会一声不响地坐来自杀，所以这个抗辩没有成功。其实，我想我一开始就已经居于下风了。而且，她也不肯做戏！她一走进被告席，我就知道我们输定了，她一点都不替自己争辩。可是事情就是这样，你的当事人要是不出席，陪审团就只好判决了。”

白罗说：

“你刚才说，要是得不到合作，就办不了事，指的就是这个。”

“对极了，亲爱的朋友。你知道，我们不是魔术师，被告在陪审团眼中所造成的印象非常非常重要。我知道有好多次陪审团的判决都和推事的决定完全不同。可是凯若琳·柯雷尔连试都不肯试一下！”

“为什么呢？”

蒙太爵士耸耸肩。

“别问我。当然，她很喜欢那家伙。当她发现自己做了什么事的时候，真是悲痛欲绝！我想她大概始终没办法恢复平静的心情。”

“所以你认为她确实是凶手？”

狄普利奇看来相当意外，他说：

“喔——我还以为我们都认为这个结论是理所当然的呢。”

“她有没有向你承认过她是凶手？”

狄普利奇看来非常惊讶。

“当然不会承认——当然不会承认。你知道，我们这一行有我们的规矩。我们总是假定被告是无辜的。要是你真的那么有兴趣，不妨去找梅休。老梅休是原告的律师，一定能告诉你更多的事。不过他已经过世了，小乔治·梅休当时只是个孩子，你知道，事情已经过去太久了。”

“是的，我知道。幸好你记得那么多，你的记忆力真好。”

狄普利奇看来非常高兴，喃喃道：

“喔，你知道，重大的事情总是让人难以忘怀，尤其是像这种杀人案。当然，柯雷尔的案子在报上非常轰动，因为这种桃色新闻一向特别吸引人。案子里那个女孩相当漂亮，我想是那种冷酷无情的人。”

“对不起，你也许会觉得我太罗嗦了。”白罗说：“可是我想再请教一次，你是不是确实认为凯若琳·柯雷尔有罪？”

狄普利奇耸耸肩，“老实说，我觉得没什么好怀疑的。不错，她是凶手。”

“有什么对她不利的证据吗？”

“证据对她非常不利，最主要的是动机，她和柯雷尔多年来一直争吵不休，因为他老是情不自禁地和一些女人纠缠不清，他就是那种人。大体上说，她已经相当忍耐了。而他，你知道，是个一流画家。他的作品售价越来越高——非常高。我本人不大喜欢那种绘画——可是毫无疑问，确实很好。”

“嗯，就像我刚才说的，他经常拈花惹草。柯雷尔太太不是那种一声不吭，逆来顺受的女人。他们常常吵架，可是

他最后总是会回到她身边，那些桃色新闻也都会过去。可是最后那一回却不一样，那个女孩很年轻，只有二十岁。

“她叫爱莎·葛理，是约克郡某个厂商的独生女，不但有钱，也很有个性，要什么有什么，她要的东西一定要弄到手。这一次，她想得到安雅·柯雷尔，要他替她画像——他通常是不画人像画的，可是却替这个女孩作画，最后还全心全意爱上了她！他快四十岁，也结婚很多年了，居然会爱上一个小女孩，实在太傻了。他真是被爱莎·葛理迷疯了，一心想跟他太太离婚，再娶爱莎·葛理。

“凯若琳·柯雷尔没办法忍受，有两个人听到她威胁他说，要是他不放弃那个女孩，她就要杀了他。而且她真的有那个意思！出事的前一天，他们到一个邻居家喝下午茶，那个邻居很喜欢自己做些草药，其中有一种叫毒芹硷，他当天也提到那种药的毒性。

“第二天，他发现毒芹硷少了半瓶，最后在柯雷尔太太房里一个抽屉角落，找出那瓶几乎用完的毒药。”

赫邱里·白罗不安地动动，说：

“也可能是别人放在她抽屉里的。”

“喔，她亲口向警方承认是她拿的。当然，她那么说很不聪明，可是当时没有律师给她忠告，所以她就坦白承认了。”

“她拿那个做什么？”

“她说她本来想自杀的，可是她既没办法解释瓶子怎么会空了，也没办法说明瓶子上为什么只有她的指纹，这是对她最不利的证据。她说安雅·柯雷尔是自杀的，可是如果是他从她房里拿走那瓶毒芹硷，瓶子上应该不但有她的指纹，也有他的指纹。”

“是放在啤酒里给他喝的，对不对？”